

春風得意

春 风 得 意

刘 彦 林

工 人 出 版 社

春 风 得 意

刘彦林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375字数：342,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7,600册

书号：10007·100 定价：~~1.12元~~
1.4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新时期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历史背景，通过描写两个工厂的深刻变化，通过揭示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塑造了史文远、陈晓明、袁寿山、邹威等一批四化创业者的形象；展示了工业战线龙腾虎跃、大干四化的热烈情景；表现了工人阶级振兴中华、励精图治的精神面貌。作者以饱满的激情迅速地及时地反映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本质，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感人，文笔清新，语言朴实，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次

第一章	眼要盯着年轻人	(1)
第二章	脾气有点怪	(22)
第三章	就是这个样儿	(39)
第四章	希望	(62)
第五章	灯光深夜不息	(79)
第六章	知音	(102)
第七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116)
第八章	积重难返	(138)
第九章	“万能胶”	(161)
第十章	带皮的硬毛栗	(173)
第十一章	人心所向	(188)
第十二章	故障发生的时候	(211)
第十三章	泪花盈盈	(226)
第十四章	挑重担的人	(241)
第十五章	新姿态	(263)
第十六章	回“娘家”	(283)
第十七章	胃口大了	(299)
第十八章	心思	(318)
第十九章	鲤鱼跳龙门	(336)

第 二 十 章	要有一点精神	(356)
第二十一章	迎客	(375)
第二十二章	目标	(391)
第二十三章	龙凤虎威	(411)

第一章 眼要盯着年轻人

—

狂风长嘶，暴雨倾盆。天地间，水蒙蒙，雾腾腾，风助雨势，雨借风威，浩浩荡荡，响成一片。

一列由北向南的列车，离开了祖国的首都，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劈开风墙，斩断雨雾，奔驰在广阔的平原上。

劈劈啪啪的雨点，猛烈地拍打在卧铺车厢的玻璃窗上，立刻化作无数道细流，急速地向下淌去。

虎岭制药厂厂长于庆良，胳膊顶着桌面，一只手托着腮帮，侧脸凝望着窗外，从他那微微眯着的眼睛和专注思索的神情来看，什么风啊，雨啊，他似乎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就保持着这样的神情姿态，许久不动。这是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体态略胖，多皱的脸上已隐约显出点点老年斑，两道深深的皱纹波浪似地起伏在额前，但那头发依然密密层层，只略显花白。

坐在于庆良对面铺上的，是该厂K霉素车间主任秦洪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一份材料，那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和于庆良年岁相仿，但实际上他却小好几岁呢，过了今年国庆节，才刚满五十五岁。身体也没有于庆良胖。他们参加了医药管理总局召开的生产会议，现在回厂去，这会儿已在考虑回厂后怎么行动了。

秦洪然看完材料，抬起头，望着仍在沉思中的于庆良，轻轻叫了一声：

“于厂长。”

于庆良垂下托腮的手，转过脸来，身子向后一仰，双手习惯地交叉在胸前，用询问的眼光望着自己的下级，扬了扬下巴，说：

“有什么新的想法？谈谈。”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咱们厂今后的重点任务，是提高K霉素的质量和产量。”秦洪然若有所思地说。

“很对。”于庆良点点头，“所以，你这位K霉素车间的主任要唱主角了。你得拿出点高招儿来哟。”

“按老办法干，是不行。闯新路，不容易啊！许多问题事先很难预料到，万一……”听口气，这位K霉素车间主任对于采用新措施，顾虑不小哩。

于庆良眉峰一展，欠起身子，插话道：

“‘万一’当然要重视，但不能为了避免‘万一’，而把九千九百九十九丢掉呀！”略顿了顿，接下去又说：

“这次会议上，局领导号召制药行业在大干四化中，开展‘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特别强调大厂要发扬协作风格，在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支援中小厂，在生产上要为中小厂闯新路、做榜样。会上表扬了咱们，同时也对咱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咱们如果还守着过去的老摊子，按部就班，就会落后于形势，辜负了上级的期望。你说是不是？”

秦洪然对此显然颇有同感，他说：

“是啊，象咱们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厂，一开展起竞赛来，人家眼巴巴地瞅着咱们怎么动作哩。咱们要是拿不出点硬货来，怎么向国家交代！你说得对，不能怕出现‘万一’而失去九千九百九十九。即使担些风险，我们也要闯一闯。”秦洪然说到这里，咬了咬牙，这表明他已下了决心。随即又说：

“不久前，我对你说过的那个建议，我想试一试。”

“就是你们那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的，用减少A型溶剂用量的办法，提高K霉素质量的建议？”

“对。”秦洪然对这个问题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这是一条提高K霉素质量的新路子。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可靠更有价值的办法。你看怎样？”

于庆良“嗯”了一声，沉思了一会，才说：

“我已就这个建议征求过厂里一些同志的意见，看法不一。我自己认为可以试试看，国内还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先例，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取得成果，那对国家将是一项重大贡献！当然，这可能要担些风险，我们尽量事先把各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得周到一些，做到心里有数。回去后，咱们就下大气力抓抓这个建议，抽调一批技术力量，组织一个专门班子，立即着手准备，争取早日试验。说不定真能从这里打开提高K霉素质量的突破口哩。”

“好！只要厂部下了决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秦洪然满怀信心地说。

“你想一想，有什么困难？”厂长问。

“我有个建议……”

“好嘛，谈谈。”

“我需要一个人……”

“只需要一个？那还不好办吗！就是十个八个，也保证满足你的要求。”

“我要史文远。”秦洪然点了名

“哦？！——”于庆良显然感到意外，“史文远是四车间主任，你要去做啥？”

“我希望把他调到我们的车间来当主任……”

“噢，你想撂挑子？”

“让他来唱主角，我给他当助手。我了解他……”

“那当然，他是你的第一代徒弟嘛。不过，调到你们车间去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K霉素是全厂的重点定向产品，你还怕他有劲没

处使吗？”

于庆良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秦洪然有些急了：

“于厂长，你没看到我这满脸的皱纹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多培养培养你现在的助手呀。”

“他还太嫩，挑不起车间的担子。”

“锻炼嘛。”

“我想可以让他和史文远换一下，他去四车间当主任倒是可以试一试的。K霉素车间任务重，要安排一个得力的人。”

“你的想法是对的。厂里可以再研究一下。至于史文远，我另有考虑……”

正当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过道拐进他们这个隔间来了。

于庆良立即欠身招呼道：

“老唐，请坐！请坐！”

来人叫唐连生，是龙湾制药厂的副厂长。他笑呵呵地坐下，向秦洪然点头打了招呼后，便转脸对于庆良说：

“老于，你们是不是已经在商量行动计划了？真是争分夺秒呀！怪不得上级一再表扬你们哩。看来，你现在的劲头，比在五七干校当牛倌时足多喽。哈哈！”

“你更是返老还童了，养猪时那副面黄肌瘦的样子，全然没有了。”于庆良笑着说。

唐连生摆手摇头，连说：“不行了，不行了，老啦，老啦。”随后，他诡谲地对于庆良挤了挤眼，把话题转到了他的来意上：

“老于，离京之前局领导告诉我，上级同意我们的要求，准备从兄弟厂给我们调一位内行厂长。想你也一定得到信息了吧？”

“你这个家伙真鬼！”于庆良在唐连生肩上拍了一下，“你是来探听给你们调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呀？”

“哈哈！”唐连生得意地大笑了，“你这话证实了我得到的

情报，说明这个从人力上支援兄弟厂的任务，已落实到你们那里了。既是这样，咱们就干脆明说吧，老于，你可要大大地发扬发扬风格，给我们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呀！”

“我已经向领导上申请了，让我去。你要吗？”于庆良故意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

“啊呀，啊呀，不敢当，不敢当！咱们那个小庙，可养不起你这位大神啊……”他敛起笑容，认真地说：“说真的，老于，你得给我们派一个肩膀头硬的能挑重担的人。若是来个老弱病残，当心我告你‘不讲风格’。好啦，前边一站，咱们就该分道了。我等着好消息，你可要快一点呀！”说着站起来告辞。

于庆良握住唐连生的手，使劲摇了摇，给他吃“定心丸”道：

“我可以把话说在前头：如果派去的人经过实践证明不能胜任，我们包换。”

“好！够风格！一言为定。再见！”

唐连生走后，秦洪然便问于庆良：

“于厂长，局里真要咱们厂派人去？”

于庆良点点头，没说话。

“咱们厂支援兄弟厂的干部，一茬一茬地也算不清有多少了。上边简直把咱们厂当成医药局的‘干校’了。”

“这是我们的光荣！”于庆良表情郑重，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自豪感。略顿了顿，他又说：

“老秦，你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主席来咱们厂视察时，所作的指示吗？”

“那怎么会忘。刘主席说，你们厂子很大，是咱们国家医药生产的一个基地，只要领导的好，可以大有作为。你们不仅要多生产药品，还要多出人才，向全国同行业输送干部。刘主席还风趣地打了个比喻：你们是老母鸡，要多下蛋。……”

于庆良点头笑了。他象自言自语又象对秦洪然说：

“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干了这么两件事：出产品；出人才。今后它仍然是我们的任务。”他用征询的口气对车间主任道：“老秦啊，你是咱们厂的元老了，你给我参谋一下，谁去龙湾厂合适？”

秦洪然半真半假地说：

“我来个毛遂自荐，不知你能否相中？”

于庆良身子向后一仰，笑呵呵地说：

“你如果车间主任当腻了，想当当厂长，那好办，咱俩换换位置。”

秦洪然仰脸大笑。

于庆良敛住笑，认真地说：

“老秦，你是咱们厂生产重点产品的车间主任，老实说，你现在挑的担子比一些副厂长还要重得多。论领导能力，去龙湾厂当个厂长，绰绰有余。”

“那你就让我去嘛……”

“不行。”

“舍不得呀？”

“你刚才不是还问过我：‘没看到我这满脸的皱纹吗？’……”

秦洪然自我嘲解地说：

“噢噢，我是老猴爬旗杆，不行罗。那么你呢？”

“我呀，‘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能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好好干几年，也就心满意足了。培养提拔干部，咱们的眼睛要盯在年轻人身上呀。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万物之规，是不可抗拒的哟。”

秦洪然不再开玩笑，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蓦地想起，刚才唐连生来之前，于厂长曾说过，对史文远“另有考虑”。是不是与此有关？想到这里，他问：

“于厂长，你不同意把史文远调到我们车间来，是不是准备让他去龙湾厂？”

于庆良眼一睁，欠身问：

“老秦，你看史文远行吗？”

秦洪然没有马上回答，他蹙起眉头在思索。凭心说，他真舍不得让史文远走，不是吗，刚才自己还要求厂长把史文远调到他们车间去呢。但是……他终于咬了咬牙，十分郑重地说道：

“我看——行！”

于庆良满意地笑了。

劈劈啪啪的雨点，一直不停地敲打着玻璃窗，天渐渐暗下来，窗外的景物已完全变成了一片灰濛濛的水雾。厂长和车间主任，仍在倾心地交谈着。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秦洪然的第一代徒弟、于庆良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史文远身上。他们回忆着以往的种种情景，看到了一个普通工人怎样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二

一九六〇年，于庆良调到虎岭制药厂担任厂长。当时，史文远刚刚学徒期满，根据他的师傅秦洪然提议，定为二级工。不久，被大家选为生产组长。小伙子有热情，有干劲，说得少，做得多，有了脏活累活，他总是抢先去干。而且很会关心人，体贴人，受到大家的拥护。有一次于庆良到这个组参加劳动，这天辅助工请了病假，史文远便不客气地分派他当辅助工，负责运送半成品。他运了几趟后，厂部办公室秘书来找他，说外地来了客人，要他接见，他就和秘书一起回厂部去了。原以为见见面，说几句话，不会用多长时间。谁知客人们提出了许多生产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之后，又根据客人们的要求，领着他们参观了有关车间，并向他们作了现场介绍。一直到下班，才将客人送走。第二天一上班，当时已担任工段长的秦洪然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表情郑重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一句话没说。他连忙展开纸条，见

上面写着：

于厂长：

你来我组参加劳动，我们非常欢迎。你也知道，生产岗位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给你分派了任务，就要认真完成。你有事需要离开时，应向组里说一声，以便另安排别人接替你的工作。你不打招呼就擅离岗位，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你在大会上讲，干部下去参加劳动，要服从班组领导，遵守劳动纪律。可你自己就没有做到。我们希望以后言行一致。

史文远

他把这张纸条反复看了几遍，心里不禁暗自想道：“好一个厉害的生产组长！”他从这张小小的纸条上，看到了一个正直、无私的工人所具有的纯洁、高尚的心灵。他郑重而严肃地对站在旁边的秦洪然说：

“秦工段长，请你转告史文远同志，就说我完全接受他的批评，今后一定改正。”

一直板着面孔观察厂长有什么反应的秦洪然，脸上终于浮起了笑容，他仍然一言未发，只是向厂长深深点了下头，急转身快步走出去了。

于庆良又将纸条细看一遍，凝思片刻，立即坐在桌前摊纸提笔，先以厂部名义写了一个按语，又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份检讨，叫来秘书，吩咐道：“将史文远同志的批评信，连同厂部按语和我的检讨，以通报形式，立即印发全厂。”随后，他又亲自来到岗位上，向史文远小组的工人们做了检查……

于庆良就是这样认识了史文远，而且一下子就从心底里喜欢上这个小伙子。“好好培养培养，一定能成为管理企业的人才。”他为自己发现了一棵好“苗子”而十分高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于庆良就被造反派当作“走资派”揪了出来。当时，已被提拔为工段长的史文远，看到老干部一个个被揪出来批斗，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搞不通：这些老干部就算真有缺点错误，也应该与人为善地去帮助他们改正，哪能把他们当成“敌人”去整呢！于是，他也串连了一些与他观点相同的人，打起了“造反”旗号，成立了一个战斗队。他们把于庆良“揪”去，关在一个房间里，随后又把已经靠边站的车间主任秦洪然也“关”了起来，让他们“交代罪行”，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起来。但是，没过多久，由于战斗队内部有人“杀”出去了，暴露了真相，他们这个组织很快就被派来支左的工作队瓦解了。史文远就成了全厂有名的“铁杆保皇派”。每次批斗于庆良或秦洪然时，都要拉他这个“铁杆”去陪斗，什么“走资派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小爬虫”……等等高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往他脑袋上扣。后来，于庆良被弄到干校去劳动改造。史文远被罢免了工段长，当普通工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落实了一些干部政策。于庆良就是这时由干校回厂恢复了原职。秦洪然、史文远等一大批被打下去的原车间、工段干部，也都很快得到了安排。一九七五年，于庆良又将史文远由工段长提拔为车间主任，并且调到当时问题最多的四车间。那时，不少人为史文远捏着一把汗，担心他陷进泥坑出不来。连他的师傅秦洪然也为此事找过于庆良，并提议“换换地方”，怕把徒弟压得“爬了窝”。于庆良拍拍秦洪然的肩膀，轻轻摇摇头，仍然坚持原来的决定。师傅又找到徒弟，向他大摆了一通“利害关系”，要他“慎重考虑”，并说：“如觉得不行，可以去找于厂长说说。实事求是嘛。”史文远本来心里就象吊着个水桶似的，荡来荡去，很不踏实，听了师傅这一番“忠告”加“指点”，便真的不敢去上任了。他找到于庆良，低垂着脑袋，半天不开口。于庆良一看他那副神情，就知道了他的来意，便故意哈哈一笑，说：

“唔，你这位虎岭制药厂有名的虎将，怎么一夜之间竟变成绵羊了？”

“于厂长，我……怕干不了……”史文远终于开了口，那头仍沒敢抬起来。

于庆良脸色一沉，突然严肃地问道：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就是这么一句问话，竟然使史文远一直低垂的头，猛地抬了起来，整个身子巍然笔挺，他迎着厂长严峻的目光，响亮地答道：

“是！”

“共产党员对待党交给的任务，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请回答！”于庆良两眼盯住史文远，语气更加严厉。

史文远嘴唇抖动了几下，却没有说出话来。眼里闪动着泪花——是难过？是悔恨？是委曲？

“党交给的担子，不管多重，都要挑起来，而且要愉快地去挑。愁眉苦脸，那象个干革命的样子！”于庆良说到这里，缓和了口气，接下去说：

“好吧，如果你一定不愿去，领导上可以重新考虑……”

“不！”史文远突然大声喊道，由于猛地把头一摆，早已盈含着的两汪热泪夺眶而出，“我——去！”说完急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

于庆良望着史文远走去的背影，那严肃的脸上，渐渐浮出了笑容，并且赞许地点了点头。

实践证明，史文远不仅能够胜任，而且干得很好。现在他领导的四车间已经变成全厂的先进车间了。这会儿于庆良和秦洪然谈着史文远以往的种种情形，说到这件事时，秦洪然感慨地说：

“于厂长，还是你看得准，硬是把他逼上了梁山。而我却充当了扯后腿的角色。真是教训啊！”

于庆良笑了，风趣地说：

“噢，怪不得这次你主动推荐史文远去龙湾厂当厂长，原来是历史的经验起了作用呀！你不再怕把你的这位徒弟压得‘爬了窝’吗？”

秦洪然笑而不语。

“老秦，你看巧不巧，咱们两把号吹成了一个调，想（响）到一块儿了。”

“这么说来，我还真有点儿水平啦。”秦洪然开玩笑地说，“那么，按你刚才说过的，咱俩要真的‘换换位置’，我也许能凑合着干它几天哩。嘿嘿！”

夜幕降临了。风，还在刮；雨，仍在下。

列车，朝着预定的目标，飞驰向前……

三

一个中等身材、年约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四车间走出来，大步流星地奔向厂部办公大楼，一步两阶地上了楼梯，来到了敞开着的厂长办公室门口。

“于厂长，你找我？”

“噢，史文远呀，进来，进来！”于庆良走过来拉住史文远的手，把他按坐在沙发上，又忙着去沏茶。

老厂长不同寻常的热情招待，使史文远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当于庆良将茶杯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并做了个“请”的手势时，史文远终于忍不住了，扑闪着两眼，开了口：

“于厂长，你今天怎么啦？我又不是客人……”

“嘿嘿，”于庆良笑笑说，“主人和客人是可以转化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嘛。”

史文远越发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于厂长，你找我，有——事？”话一出口，史文远就后悔